



魯迅選集

第三卷

魯迅選集

第 三 卷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第三卷說明

本卷收入雜文九十八篇。从“三閑集”序言到我和“語絲”的始終等十六篇，选自三閑集；从“二心集”序言到答北斗杂志社問等十九篇，选自二心集；从林克多“苏联聞見录”序到答楊邨人先生公开的公开信等二十七篇，选自南腔北調集；从逃的辯护到不求甚解等二十一 篇，选自伪自由書；从夜頌到冲等二十五篇，选自朝花夕拾。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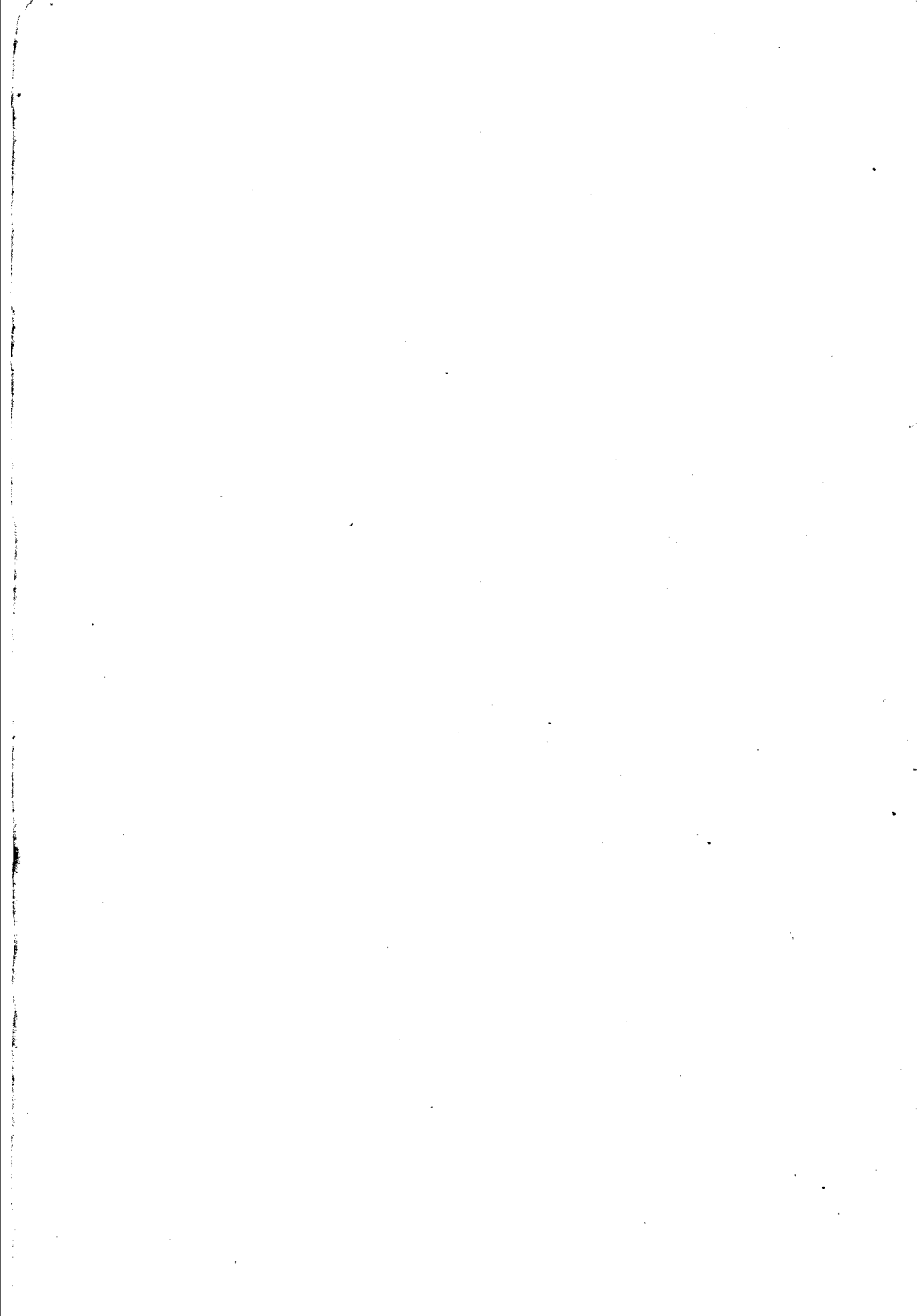
“三閑集”序言	9
无声的中国	13
在鐘楼上(夜記之二)	18
“醉眼”中的朦朧	26
看司徒乔君的画	31
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33
扁	40
通信(并Y的来信)	41
太平歌訣	48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紀	50
“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	55
現今的新文学的概観	53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頁”	60
流氓的变迁	62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务	64
我和“語絲”的始終	65

“二心集”序言	73
“硬譯”与“文学的阶级性”	76
习惯与改革	92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論者	94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97
我們要批評家	102
好政府主义	104
“丧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106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驅的血	108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現狀	110
上海文艺之一瞥	114
答文艺新聞社問	125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26
沉滓的泛起	135
以脚报国	138
新的“女將”	140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訶德”們	142
“友邦惊詫”論	144
答北斗杂志社問	146
林克多“苏联聞見录”序	148
我們不再受騙了	151
論“第三种人”	154
“连环图画”辯护	158
辱罵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62

“自选集”自序	165
祝中俄文字之交	168
听说梦	172
论“赴难”和“逃难”	175
学生和玉佛	178
为了忘却的纪念	179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88
“守常全集”题记	192
又论“第三种人”	195
经验	199
谚语	201
沙	203
上海的少女	205
上海的儿童	207
小品文的危机	209
偶成	212
漫与	214
火	217
作文秘诀	219
捣鬼心传	222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224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226
逃的辩护	234
崇实	236
电的利弊	238

航空救国三愿	240
不通两种	242
【因此引起的通論】：“最通的”文艺(王平陵)	243
【通論的拆通】：官話而已	245
賭咒	247
战略关系	248
【备考】：奇文共賞(周敬儕)	249
从諷刺到幽默	251
从幽默到正經	253
“光明所到.....”	255
中国人的生命圈	257
文章与題目	259
新詩	261
“多难之月”	263
从盛宣怀說到有理的压迫	265
王化	267
天上地下	269
保留	271
再談保留	273
“有名无实”的反駁	275
不求甚解	277
夜頌	279
推	281
二丑艺术	283
偶成	285

談蝙蝠	287
“吃白相飯”	289
華德保粹優劣論	291
華德焚書異同論	293
我談“墮民”	295
詩和豫言	297
查旧帳	299
踢	301
“中國文壇的悲觀”	303
秋夜紀游	305
“揩油”	307
爬和撞	309
幫閑法發隱	311
由聾而啞	313
吃教	315
喝茶	317
重三感旧	319
“感旧”以後(上)	321
【備考】：“莊子”與“文選”(施鰲存)	323
“感旧”以後(下)	325
黃禍	327
冲	329
注釋	331



“三閑集”序言

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後的雜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却確乎很少見。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為“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証據。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於戰鬥，因此就大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吃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只因為翻閱刊物，剪帖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於沒有動過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¹，越打越凶，終於使我們只好單身出走，書報留在火綫下，一任它燒得精光，我也可以靠這“火的洗

礼”之灵，洗掉了“不滿于現狀”的“杂感家”这一个惡諷²。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書报却絲毫也沒有損，于是就东翻西覓，开手編輯起来了，好象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肤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³，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記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沒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⁴，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胆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見文豪們的笔尖的圍剿了，創造社⁵，太阳社⁶，“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⁷中人，都說我不好，連并不标榜文派的現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閑即是有錢”⁸，“封建余孽”或“沒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張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⁹了。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禍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¹⁰，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說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編着的語絲，实乃无权，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卷末我和語絲的始終），至于別处，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遞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現在我將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納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国文艺論¹¹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窺見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別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門。这些方法

一时恐怕不会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盧布”說，就是老譜里面的一着¹²。自問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并无主張將青年來“杀，杀，杀”¹³的痕迹，也沒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論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錯了。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呐喊几声，不过也沒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兩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書籍的序引，却只將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檢書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沒有編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見了一点，我想，大約夜記是因为原想另成一書，講演和通信是因为淺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內的。

但現在又將这編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遺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講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¹⁴，現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淺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說”，禁止在报上登載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現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們說了一大堆，还是糾纏不清的疑問。并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艺术論¹⁵，以救正我——还

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但是，我將編中國小說史略時所集的材料，印為小說舊聞鈔，以省青年的檢查之力，而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于有三個¹⁶，却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卻的。我以為無產階級是不会有這樣鍛煉周納法的，他們沒有學過“刀筆”。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編訖并記。

无声的中国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講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无声的中国。

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們不知道¹。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現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們；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²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許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連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張还是章，或者簡直不会写，或者說道：Chang。虽然能說話，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于无声³！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象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們却不懂得，結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們的思想，感情，借此傳給大众，傳給將來。中国虽然有文字，現在却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講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象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样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²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象樣的著作？民国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說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別人的声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厉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够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国，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³。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却並非唐、宋時人，怎么做和我們毫無关系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象，也是唐、宋時代的声音，韓愈、蘇軾的声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国人却還要着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声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声音的么？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復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

个宗教上之所謂“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⁴。“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⁵。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該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说：